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0/987
S/17670

5 December 1985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14、37、57、58、

63、65、68、69、72、76、

84 和 14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第 39/60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全面彻底裁军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在非军事化的条件下进行外层空间和平利用的国际合作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年

85-36281

1985年12月4日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
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85年11月2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请将这份讲稿作为大会项目12、14、37、57、58、63、65、68、69、72、76、84和145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给荷。

特罗扬诺夫斯基(签名)

附 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 巴乔夫代表的报告

代表同志们，

苏维埃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都已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本届会议讨论。

本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法律和关于1986年国家预算的法律对我国、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对每一个劳动集体、对每一个苏联家庭都非常重要。1986年这新的一年不仅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而且开始了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具有质变的新阶段。

1986年计划反映了党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计划规定提高国民收入、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会增加。负责保证科学和技术进步以及提高产品质量的部门将优先加以发展。

现已制定措施加速建设，使生产翻新和现代化，完善管理与经济机制。人民的生活福利将进一步提高。

同志们，我们必须经常记住1986年计划的具体特点。

早在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就应该为整个五年制定均匀的进度。因此，198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应考虑到此后几年能逐步地增长，使之有利于整个五年指标的完成。这种做法将有助于避免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现的那种情况：即压低头几年的指标，把计划的主要增长留给最后几年。众所周知，那种做法带来了不利的后果。

1986年计划的第二个具体特征是它在制定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加速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性。按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会议的指示，1986年计划规定高度优先执行的任务，是根据关于在国民计划各部门开创重大科技进展的几项决议，加速科学和技术发展。同时，一些既定的制定计划原则大都经过修改。

1986年计划首次规定了各部门科技发展以其效能的主要综合指标。制订这种指标是为了活跃各部、各联合体和企业的实际工作，保证实现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发展。

1986年计划的另一具体特征是着重于将经济管理方法实际转变为集约式。决定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包括：现实生活，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复杂情况，以及使经济增长的粗放办法已经使用殆尽。明年，我们要通过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来实现生产增长。换句话说，节约实际上将成为整个生产增长的资源的主要源泉。现在，试举几个说明问题的数字。明年，97%的生产增长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国民经济中的金属消耗量将下降2.7%，能源消耗量将下降3%。

最后，这是大范围地向经过考验的新管理方法过渡。自1986年1月起，整个工业部门将在实行新方法的企业中生产一半以上的产品。

同志们，总的来说，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必须落实这个方针——不仅在各部、各加盟共和国、各领土和各地区、在各联合体和企业进一步详细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实现这一方针，也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一方针。这个方面还应该加以强调，因为在中央和地方，包括在计划机构和经济机构工作的许多人，都还未充分认识到用新方法评价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 and 财政问题的重要性。

本届会议是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关键时期举行的。四月中央全会制定了加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标志着开始在实质上改变完成经济和政治任务的方法，并为全党全国和地方政府机关以及我们的所有干部和劳动集体的整个工作规定了新的节奏。

党关于国内事务和国际问题的政治路线最为充分地反映在将提交苏共第二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审议的至为重要的理论性和政治性文件之中。这些文件是新的苏共纲领草案，党章修改草案，以及苏联1986—1990和一直到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草案。

党和人民经过广泛讨论的初步结果说明，提交党代表大会审议的各项文件使苏联人民深感满意。我们之所以乐观，之所以相信我们选定的道路是正确的，

我们的计划一定会实现，就是因为人民群众以言论和行动积极支持党的战略决策。

代表同志们，你们知道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最近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其目的在于加速将经济转移到集约发展的轨道上去，提高国民经济的管理效率。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使事情按部就班，加强劳动和国家纪律，厉行节约，消除酗酒现象。换句话说，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开始进行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开始取得成果。

我们生活中现在出现的新情况鼓舞了苏联人民，激发起他们的创造性，再次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可能性。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情况已开始好转。生产增长率正在上升，其他的经济指标也在改善。尽管年初时在国民经济的几个部门出现一些挫折，苏联人民还是扭转了局面，保证经济计划指标的完成。我国的农业部门也正在出现好转的形势。

目前的成就是我们英雄的劳动阶级的巨大功劳，他们不遗余力排除万难，尽其所能地达成计划指标。现在取得的积极成果反映出集体农民和农工联合企业所有其他工人的辛勤劳动。我们的成就体现青年的创造性思考。他们勇敢地、活力充沛地迎向困难复杂的任务，大力支持我们社会中正在进行的变革，把社会变革视为他们自己的前途所系，并带头开创了许多重要事业。

我们也认为这些变革同党、地方政府、工会团体、我们全体干部的积极工作是分不开的。

总之，各位代表同志，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不过，过高地估计这一切就要犯错误——而且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习惯做法。我们正站在我们规划的道路的起点，这是一条险峻难走的道路，必须对实践中出现的任务采取创新的办法，还要志意坚强、有高度的纪律观念和献身精神。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力，我们要努力发掘，尽量有效地加以利用。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每个领域，主要是在情况仍然复杂、跟不上步伐、提不起劲头的那些领域，必须做到这一点。

既然目前的五年期就要结束了，我们务必努力工作，以便从明年开始，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充满活力地向前迈进，确保计划指标得以完成，为我国生产力质量的进一步改变创造先决条件。

同志们，1986年的计划显示我们的事业是和平的建设性的。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苏联国家的国际政策，都同国内政策的这种和平趋势密切关连。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全会的外交政策方针具体表明现阶段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全会着重指出必须在最广泛的国际关系阵线上尽力加强苏联的和平政策。全会要求竭尽全力务阻止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抬头，强调迫切需要终止军备竞赛。加快裁军进程，提倡国家间发展均衡、正当、文明的关系，扩大加深互利经济联系。

全会的指示是根据当前时代、局势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和平进步政策的要求而发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估计形势的出发点是，因为军备竞赛持续不已事态发展日益不可预测。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可能性标志着军备竞赛在质方面新的飞跃，终将导致战略稳定观念——核时代维持和平的基础——的根本消失。将来会出现一种局面，就是极其重要的决定事实上是由计算机作出，并未运用人的心智和政治意志，根本不考虑伦理道德的标准，而其后果却不可逆转。这样的一种事态发展可能造成世界浩劫——即使最初是由尖端计算机系统的一项错误、计算错误或技术故障所引起。

换句话说，世界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必须作出极其重大的决定，不采取行动或犹豫拖延就是犯罪，因为今天问题的焦点是维护文明和生命本身。因此我们一直相信并且仍然相信，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打破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不错过一个扭转事态转危为安的机会。今天的问题极端尖锐，当前的要务极为明确：公元第三千年即将来临，人类面临着危险，有鉴于此，必须超越狭隘的利益，认识到所有国家的集体责任。

在执行我国外交政策方面，苏联共产党 4 月全会指示我们采取的就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完全符合苏联人民、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这条路线已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在一个时期内，苏联为了和平，一直努力尽可能同许多国家发挥相互作用。这个时期虽短，却发生了许多重大国际事件。我们一向并且继续以下述的假设为出发点：只有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共同努力，才能结束这个危险的紧张时期。

近几个月来，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已大大加强加深。在经济和科技进展领域已制订了长期合作方案。目前已建立了一个有效、具体联系的机构；外交政策活动的协调也得到加强。兄弟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华沙、索非亚和布拉格举行的会议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加紧团结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都在发展和加强。

目前正同摆脱殖民压迫、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扩大合作。现已采取重大步骤同许多这类国家发展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波涛汹涌之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有利于和平、平等、自由和各国人民独立的因素。

苏联也在努力改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我要特别提到最近在巴黎举行的苏联——法国首脑会议，这次会议采取了重大步骤，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巩固欧洲和国际安全，回到缓和之路。

我们将继续把我国外交政策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同所有国家的坚固稳定双边关系的基础上。但是，当今世界的现实是，有一些国家，因为具备军事、经济、科技潜力，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所以对世界发展的性质、道路和后果负有特殊责任。主要是苏联和美国负有这种责任，我强调不是特权，而是责任。

从这方面来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上星期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不但在两国双边关系上，而且在整个世界政局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我已在日内瓦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我同美国总统会谈的初步印象。会议的最后文件——联合声明——也已是举世皆知。

今天，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要以当今局势为背景，来评价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和意义，同时适当考虑到以往的经验 and 将来的展望以及我们所要处理的工作。

首先，我必须说，由于种种原因，走向日内瓦对话的道路是漫长而险峻的。在1980年代初期上台的美国政府公开采取对抗路线，同时根本否定了积极发展苏美关系的可能性。我想，直到今天人人都还记得那几年反苏论调多么激烈，记得美国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凭借实力”的行动。

多年来为达成这些关系中必要的起码信任的相互努力都烟消云散。几乎每一种双边合作都断绝停顿。缓和更被说成是违反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

为了在军事上凌驾苏联，美国行政当局采用了种种以核武器和其他武器武装美国的方案。美国第一次打击导弹开始在西欧部署。一种局势正在成形，其中充满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诡谲莫测，以及相伴而来的危险。

最后，出现了“星球大战”计划，就是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华盛顿的那批人迷恋这种想法，而不考虑这种想法付诸实施之后所必将造成的严重后果。把武器引进外层空间的计划对全世界人民都极为危险，无人能够幸免。

但是我们也知道另一项事实：美国的这类政策必然与现实发生抵触。这种情况发生了。苏联与其盟国明确宣告，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它们取得军事优势。

就连美国的盟国，面对华盛顿明显不顾它们的安全利益，预备不惜一切来实现其军事优势的幻梦，也感到不知所措。在美国国内，采取这条路线也引起了严重怀疑。“星球大战”筹备计划的宣布敲响了全世界的警钟。

那些以为他们的对峙路线可以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人是估计错误了。在这方面，也许我还可指出：独霸世界的迷梦是根本不成立的——在目标上和方法上都漏洞百出。就象不懂基本自然法则而想设计永动机一样，帝国主义的主张是出于完全脱离当今现实的世界观。

苏联一面坚决驳斥美国破坏军事战略平衡的政策，一面提出大规模的和平倡议，在和平与安全的关键问题上表现出克制和建设性的态度。

我们为数颇多的倡议，明确显示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实现的目标，和我们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要求。苏联的这些行动获得世界人民的热烈赞许，也获得许多国家政府的高度评价。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华盛顿被迫要有所表现。美国行政当局声明中象征性地表示希望和平。这些言词并没有继之以行为，不过它们的出现本身是一种征兆。

今年年初，在我们的倡议下，就苏美之间新的会谈达成了协议。会谈内容包括整个外空和核军备的相互关系，并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为目的。

苏美关系上的气氛，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国际行为，开始有了转变；在考虑举行高层会议的可能性时，自然一定会把这个事实考虑在内。

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我们的坚定信念，认为会谈的主题应当是决定两国关系和整个世界局势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我们还考虑到欧洲和世界的政治和战略现实，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意见，许多国家政府和民众的看法，以及它们不断呼吁苏联竭尽全力使高层会议得以举行。我们了解全世界对这次会议寄以极高的期望，因此我们采取具体措施，改善国际气氛，使其更有利于这次会议。

我们在日内瓦的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中提出了具体的、根本的提案。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建议彻底禁止空间打击武器，因为在外空开始进行军备竞赛，甚至仅仅在围绕地球的空间部署反导弹系统，都不会有助于任何国家的安全。躲在空间“护罩”之内的进攻性核系统会更加危险。

空间打击武器的出现会使目前的战略平衡变成战略混乱，使军备竞赛漫无节制地延伸到所有方向，破坏限制军备竞赛的一个基本支柱——《反弹道导弹条约》。结果使各国之间的猜忌加深，使安全大大受损。

此外，在彻底禁止空间打击武器的条件下，我们提议将苏美所有能够打到对方领土的核系统裁减一半，并限制每一方属于这些系统的核弹头总数不得超过6,000个。这是涉及数千颗核弹头的大幅度裁减。

这种办法是完全合理的。它包括组成战略力量关系的一切系统。从而能够充分顾及对双方真正存在的核威胁，不论这些核弹头如何和从何处施放到其领土——不论是用导弹或飞机，也不论是从攻击者本国领土或从其盟国领土施放。

我们认为裁减苏联和美国的核系统50%是一个起步。我们预备再往前走一直到全面销毁核武器——当然，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得参加。

不难理解，欧洲国家对核军备竞赛特别感到忧虑。我们完全理解这种忧虑。欧洲的核系统已经多得堆不下了。苏联主张从欧洲完全移除中程和战术核武器。不过，美国及其北约伙伴对此不表赞成。随后，我们建议至少开始作出临时决定，以后再致力于进一步裁减。我们相信，我们的建议符合欧洲国家减轻核威胁和增进欧洲安全的愿望。

我愿强调此事涉及的原则问题：在空间、战略进攻武器和中程核系统这三个谈判领域中，我们没有向美国提出可能损害其安全的任何东西。此外，我们的提议将使那些被美国方面提高到“特别关切事项”的问题有可能得以解决。

例如，对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议论很多。我们的提议规定减少这种导弹的数目，并且限制其弹头在核炸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或者另外举一个例子。西方围绕着苏联的SS-20型导弹一直在吵吵嚷嚷。我们提议在解决欧洲中程核部队这一问题的范围内大量削减这种导弹。

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被说成是绊脚石。据说在苏美会谈中不能讨论它们。这个问题，我们也准备设法解决。我们提议同那些国家就它们的核军备直接交换意见。

苏联的提议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应。它们有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声援作为支持——那些国家一致支持我们的建设性立场。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印度、瑞典和希腊六国元首的联合声明大致同我们的办法相符。苏联的倡议获得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不同国家和各大洲的主要公共组织、世界知名科学家们、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们的满怀期望的赞同。它得到社会党国际大部分党派的积极反应。

而且，在日内瓦会谈前夕和会谈期间，苏联和外国公民给我寄来了几千封信，我愿趁此机会感谢写信人心怀的好意、提供的意见和支持以及他们对于保卫和平的真诚的深切关注。

美国在会谈前夕提出了他们的反提案。这个事实本身是积极的。我们许多的倡议中的一个引起了有利的反应。在我们的许许多多倡议中，有一项倡议获得了赞同。

报上对于这些反提案的实质有许多报导。我不再重复它们的内容。我只想说，这些提案是不彻底的，而且多半是不公平的。它们的依据是片面的，而且其动机显然是为了争取美国和整个北约组织的军事优势。

但主要的是，美国的立场并没有设想要禁止研制空间攻击性武器。正好相反，它是要使这种研制工作合法化。美国方面在“星球大战”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乃是就军备控制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这不只是我们的意见。法国、丹麦、挪威、希腊、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都拒绝参加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在日内瓦会谈前夕，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促请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制订有效协议，以便防止外空的军备竞赛和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只有美国和它

的一些盟邦认为可以不支持国际社会发出的这项明确呼吁。就象有人说的那样，此事勿须置评。

人们或许还应该想到，美国国内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起作用，竭力阻扰会谈，至少是使会议变得毫无意义，取消它的重要性。我想许多人还清楚记得如下一些步骤：试验反卫星武器系统，载有长程巡航导弹的“衣阿华”战舰驶入波罗的海，在西德迅速部署潘兴式导弹，决定研制二元复合化学武器以及通过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军事预算。

此外，就在总统已经启程前往日内瓦途中，美国国防部长发表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再度肯定关于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和关于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条约。换句话说，国防部长希望美国在地球上和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所有问题上完全不受羁束地放手行事。

事实上，岂只是五角大楼这样单干？我们没有忽略美国极右派势力以它们的思想总部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为代表所赋予美国总统的“使命”。总统接受的指示是从事军备竞赛，不要给苏联任何机会将资源转用于社会经济发展方案，并且试图最终将苏联排挤出国际政治。这些绅士们甚至为美国政府规定了目标要迫使我们改变我们的制度，修改我们的宪法！同志们，这不是什么新调子。过去，我们就曾经多次领教过。总之是对我们进行了一些攻击。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同美国总统会面。我们这样决定是因为对于哪怕是扭转国际危机的最微小的机会，我们也没有权利置之不顾。我们这样决定是因为认识到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开始直接而坦率的讨论，明天要举行会谈就会困难百倍，或许甚至为时已晚。

毫无疑问，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当今之世，我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关系也同样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关键时刻使得苏联和美国领导人，苏联和美国的人民除了学习一齐共同生活这一伟大艺术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在同总统的第一次单独的谈话中——这种谈话是日内瓦会谈的突出的特征，我就直接了当地说明苏联代表团前来会谈的目的是为了设法解决作为国际事务焦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也就是避免核战争和限制军备竞赛的问题。我告诉总统说，这就是我们会谈的主旨，因为它将决定会谈的结果。

我必须强调指出，日内瓦会谈有时候十分生动活泼，而且我要说，简直做到了不可能再坦率的地步。在那里既不可能彼此欺骗，也不可能靠着政治或宣传的老一套蒙混过关。战争与和平的这些关键问题影响实在太大了。

在会议上，美方顽固地坚持要展开《战略防御计划》。他们告诉我们目的是发展纯属防御性的系统，实际上根本不是武器。他们还告诉我们，这种系统有助于稳定局势，彻底销毁核武器。甚至有人建议，在某个可预先的将来，会同我们“分享”这种系统，双方彼此把实验室的门打开。

我们坦白地告诉美国总统，我们不能苟同这种判断。我们对这些问题虽经彻分析所得结论是清清楚楚的。空间武器根本不是防御性。这种武器会滋生一种危险的幻想，就是可以从空间“屏障”后面发动首先核攻击，可以避免或至少削弱报复行动。怎样担保空间武器不会用来攻击地球上的目标呢？各种迹象显示，按照目前设想，以空间为基地的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确是作为综合攻击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屏障”。

当然，我们不能同意美国计划中所设想的空间系统根本不是武器。我们也不能相信这种担保的话，就是说，美国要让我们分享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成果。

所以，如果要把实验室的门打开，只是为了核查是否遵守对发展空间攻击武器的禁令，而非要使这些武器合法化。

他们告诉我们说，希望消除对导弹的恐惧，达成核武器的彻底销毁。这种希望真是再好不过，完全符合我们的政策目标。但是，不发展空间攻击系统，要销毁核武器就容易得多。除了核军备以外，为什么还要花费几百几千亿美元，使空间武器堆积如山？居心何在？

我问过美国总统，美国领导人是否真正相信，当美国正在发展空间武器时，我们会抑制我们的战略潜力，会自己帮助美国削弱这种潜力。谁也不该存有这种期望。实际情况会与此恰恰相反：苏联为了恢复均势，将会提高效率和准确性，增加武器的当量，以期在必要时抵销美国正在发展的“星球大战”的电子武器装置。

如果我们的武器在空间同华盛顿所计划的太空武器阵营接触，美国人会感到更加安全吗？真正说来，美国人不可妄想在外空搞垄断，至少不是认真这么想。

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禁不住要试试看有无可能取得军事优势。目前，他们也希望进行外空军备竞赛，借以在电子和计算机领域超越我们。但是，我们会找出反应办法，就像过去几次那样。这种反应办法将是有效、相当快速，或许还比美国计划省钱。我们已经把这种想法明白告诉美国总统。

我认为，为了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正扭转过来，使之符合苏联、美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需要的是新的途径，对许多事情的新颖看法，最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我在日内瓦已经强调过，苏联对美国没有敌意，苏联尊敬美国人民。我们制订政策，不是企图侵犯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还要说：例如我们不想改变战略均势，让我们占上风。我们不想如此，因为，这种情况会使对方更加猜疑，使整个局势更不稳定。

实况的发展既然这样，我们两国就不得不逐渐见惯战略均势，视其为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必须共同理解到，双方的军备水平在何种程度上可视为足以构成可靠的防御。我们深信，这种足够的水平远低于目前苏美的实际达到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在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很有可能采取具体的实际步骤。这些措施不会减损反而会增强苏美的安全和全球的战略稳定。

对于会议上讨论过的其他问题，能说些什么呢？

我先谈谈区域冲突问题。双方对于这些“麻烦地点”的不断存在，表示关心。这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冲突是危险的事，尤其是因为在这个核时代中，这种冲突有升级的危险。

不过可以说，对这种冲突的起因和解决办法，我们的看法非但不同，而且完全相反。美国习惯于“利益范围”的想法，把这些问题简化为东西方对抗。但是，时至今日，这种已是一种过时的想法，退回到帝国思想，拒绝承认大多数国家有权独立思考和作出决定。

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历史的根源，但主要是新兴国家被迫所处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在讨论区域冲突问题时，美国没有谈到南非种族隔离暴行、南非对其非洲邻国的侵略行径、中美洲和东南亚美国傀儡进行的战争、以色列在中东的强盗行为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这绝对不是偶然。华盛顿正在企图把寻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合法政府同反革命混为一谈。

不用说，我们不能接受对局势的这样解释。我们已经告诉美国总统，我们主张承认各国人民取得自由和独立以及独立选择路线的权利。我们希望，任何人不会藐视这项权利，外人不应企图干预，自由而非暴政终必胜利。我们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同坚持独立的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

美国总统谈到阿富汗问题。在这方面曾经再度肯定，苏联一向主张从政治上解决阿富汗周遭的局势。我们赞成友好邻国阿富汗成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国家，赞成建立一种体制担保不干预阿富汗的事务。这样，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问题也会得到解决。苏联和阿富汗政府完全赞成这点。如果说有人在妨碍早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因为它正在资助、扶植、武装反革命集团，借以破坏谋求阿富汗局势正常化的努力。

在会谈中，双边关系问题占了重要地位。最近，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生机目前已经变成我们两国之间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和接触，以及恢复航空业务的多项具体协定。

如果对我们相互关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安全事项开始得以解决，充分发挥在此所固有的潜力自然容易得多。如果我们要合作，这种合作必须是平等的，没有任何歧视，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不得干涉对方的内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不移，始终如一。

如何评价日内瓦会议的主要成果？

这次会议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进行直接、明确和切实的对话，可以比较双方的立场，这是有益的。爆炸性的尖锐问题积累得太多，需要认真进行审议，以便打破僵局。

我们重视同美国总统建立的直接接触。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总是国家间关系中坦诚相见的时刻。举行这样的对话是重要的。在当前动荡不安的时代，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必须坦率地说，此次会议并未解决同停止军备竞赛有关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由于没有决心，因而在日内瓦不可能就真正裁军，尤其是有关核武器和外空武器这一根本问题上，作出具体安排。双方储存的武器数量并未因这次会议而减少。军备竞赛在继续进行。这不能不令人失望。

在有关世界形势和各区域事件的若干原则问题上苏美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我们绝没有轻视日内瓦各项协定的重要意义。

其中最重要的协定有《联合声明》所体现的共同谅解，即不可能打赢同时也永远不得打核战争；苏联和美国保证在这一不可争辩的真理的基础上缔造两国的关系；以及不寻求军事优势。

我们相信在两国最高一级共同核准的这一谅解，实际上应该成为两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既然承认核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无助于达到任何理性的目标，那么，就更应更有力地推动防止核战争，停止研制和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完全消灭各种

核武器储存。更不能允许开辟军备竞赛的新领域。当然,《联合声明》不是条约,但这是一项两国领导人承担了很多义务的基本纲领。

此外,苏联和美国明确重申保证生方设法提高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的效能,并就此目的商定切实的步骤。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这对保持世界稳定和减少核战争危险不无重要意义。

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主张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诸如化学武器等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残酷武器,这具有根本重要性。我们希望美国也将在自己的实际政策中遵守这项重要谅解。

苏美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愿同斯德哥尔摩会议其他与会国一起共同努力,早日拟订并通过一项文件,规定有关不使用武力的各项具体义务和双方可以接受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其意义远超过苏美关系的范畴。

会议在发展苏美双边合作的许多方面达成若干有益的协定,是值得欢迎的。我认为这些协定将为增加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要对所有这些成就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并且发展这些成就所体现所有积极因素,而不要制造人为的借口抛弃这些因素。

应该特别指出在日内瓦达成协议继续进行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政治接触——包括举行新的首脑会议的重要意义。

换言之,我们有一切权利认为,全面加以衡量,日内瓦会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毫无疑问,我国奉行的富有建设性的一贯政策对于取得这样令人鼓舞的成果起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美方在会议上的立场也含有某些实事求是的因素,有助于解决某些问题,不承认这一点也是错误的。

当然,在日内瓦所达成协议的一切有益的成果,其真正的重要性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表现出来。在此方面,我要指出,苏联方面打算加快步伐,以最大决心并本着

同美国诚心合作的精神，争取结束军备竞赛和全面改善国际关系。我们希望美国也持同样的态度。到那时，我相信在日内瓦所做的工作将结出真正的果实。

这是我们对这次会议和它在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估价，我可以满意地指出，苏美脑会谈结束后立即在布拉格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最明确地证明，我们的盟国、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赞同这一估价。

布拉格会议与会者强调指出，局势当然仍是困难的。争取改善局势的斗争正在进行，但是今天已经可以说，斗争的条件已经好转。日内瓦会议是我们保卫和平的密切协作的长期共同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们自然要问：从日内瓦苏美会谈的成果来看，现在应该怎么办？

如前所述，我们非常重视日内瓦新的苏美首脑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不是表面的。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两国首脑再举行一次会议，而在于会议的成果。两国人民期望沿着在日内瓦制定的道路取得具体的进展。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就应开始为下次苏美首脑会议进行筹备工作，首要的是在实际政策方面进行准备工作。

为了不致于使达成新协议更为困难起见，我们认为双方应该首先避免采取破坏日内瓦会议成果的行动，避免采取阻碍会谈和削弱对军备竞赛现有限制的行动。这就特别要求严格认真地遵守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双方继续共同尊重《第二项限武条约》的有关条款。

当然，主要目标是创造实际结束军备竞赛和开始切实削减核武库的可能性。

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坚信有此可能性。诚然，在我们同美国削减核武器的建议中，现在确实有许多分歧。但是我们并不过分夸大这种情况。在这里妥协是可能的，我们准备寻求妥协。

鉴于这种发展趋势，苏联直接关心的可靠核查问题，无疑也是可以解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依靠诺言的，尤其是这里涉及的是裁军和我国国防问题。

但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绝对有必要把武器通往外层空间的大门锁上。不然的话，彻底裁减核军备是不可能的。我要代表苏联人民及其最高权力机构以极度负责的态度指出这一点。如果协议尊重双方的利益，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美国方面固执地要继续发展外空武器只可能有一种后果，那就是断绝了终止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这种后果当然会使全世界人民，我肯定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大感失望。

现在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可以大大减少核战争的威胁，并继而完全消除发生这种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失去这个机会将会铸成大错。我们希望美国在日内瓦就战略防御计划表示的观点并非是美国方面的定论。

我们已与里根总统达成协议，指示两国出席日内瓦核军备和外空军备会谈的代表团根据两国于1月达成的协定，加速进行谈判。因此，双方的最高领导人都已确认：必须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而且这个问题必须连同裁减核军备的问题一并解决。苏联将坚持这一点。这是我们对美国的要求。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履行我们共同作出的承诺，我们便不会辜负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停止核试验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停止核试验，就可以停止新型核武器的发展，停止现有各类核武器的现代化。其次，由于停止试验，并且不再恢复试验，核武库逐渐废弃和核武器逐渐淘汰的过程才会开始。最后，因为我们不能再容许核爆炸损毁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核爆炸已经数以百计，更加深了我们对于子孙后代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担心。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宣布暂时停止一切种类的核试验，直到1986年1月1日，而且如果美国方面采取相应行动，苏联准备把暂停试验延期。我们期待美国的领导人作出一个将会对整个局势非常有利的具体而积极的决定；这项决定将会大大

改变局势，并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信任。

我们在日内瓦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沉默。事实上的确没有反对禁止核试验的任何合理论据。有时有人 would 提出核查方面的种种困难。但苏联已清楚表明以国家手段进行这种核查是大有可能的。今年我们记录到在美国境内进行而美国却没有宣布的一次威力非常低的地下核爆炸。我们也愿意研究建立国际核查办法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应特别注意六国在呼吁中提出的意见，它们建议在它们领土内设立特别测报站，以监测禁止试验协定的执行情况。

全世界都齐声赞成终止核试验。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采取这一步骤。只有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对这项决议投反对票。这是令人痛惜的举动。

但现在还有时间。我认为美国和其他核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利用现有的机会，并将会为了和平表现出必要的负责态度。我谨提醒他们：我们的暂停试验仍然生效；我们希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会被视为要求切实地立即禁止一切核试验的紧急呼吁。

苏联正作为一个整体提出一系列全面的措施，以便堵塞军备竞赛的一切途径，不论是在外空还是在地球，不论是核武器、化学武器还是常规武器。为此目的在维也纳、日内瓦和斯德哥尔摩提出的具体建议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建议仍然有效，而且仍然十分及时，十分重要。

欧洲应该分开来讲。防止欧洲军事对抗程度进一步加剧的任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欧洲是一个大家共有的家园，地理和历史使几十个国家和人民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作出集体的努力，只有遵守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合理规范，欧洲人民才能保持他们的家园，并使它更加美好，更加安全。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欧洲在文化、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社会思潮方面对世界

作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它在解决当前国际生活的最复杂问题方面也能够作为表率。这方面的基础已于10年前在赫尔辛基奠定了。我们深信，全世界最终都会受益于欧洲的积极发展，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一直努力并且将会继续努力，确保缓和的原则和政策能够更牢固地在久经苦难的欧洲大陆上生根，并确保过去的障碍和近年来对抗所造成的后果能够消除。

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提贸易和经济关系。许多西方国家的商界都想与我们建立更广泛的经济联系。我曾经听这些商界中的巨子提过，他们都愿意订立大型合同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合办项目。我认为那些试图对这种实事求是进行合作的自然愿望施加限制，一心想“惩罚”某人或使伙伴蒙受损失的政客，是在做一件蠢事。这种政策早已过时。为另一个目标，为确保贸易和科技交流能够巩固达成协议和建立信任的物质基础作出努力，将会收效更大。

我国要继续同我们华沙条约盟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为争取欧洲以及其他各洲国家的持久和平与合作而斗争。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放弃本国人民的安全。我们也将经互会体制内不断加强共同努力，以加速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改善国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同不结盟运动的来往，其中包括同印度共和国的全面合作；我国对印度人民和印度领导人极为尊敬。

苏维埃领导人非常重视亚太区域。苏联最长的边界是在亚洲；从邻国蒙古到社会主义的越南，我们在那里有忠实的朋友、可靠的盟国。确保这个区域不成为紧张的发源地或武装对抗的地区是最最重要的。我国主张为了和平、睦邻、互信、合作而扩大该区域各国之间的政治对话。我国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外层空间军事化的立场，我国也欢迎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

少数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只有贫穷、饥饿、无望但却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会引起危险的动乱。世界上这两极的距离不断扩

大而它们的关系也越来越敌对。除非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它们一意为己的政策，那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人类集中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智慧，是有能力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然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有可能攀登新的高峰。

军国主义是每一个国家的敌人。被军—工综合体的贪欲所掀起的军备竞赛完全是疯狂。军备竞赛影响到所有国家、所有人民的生死存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我们听到的建议不是要消灭核武器而是要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我们的回答是一个坚定的“不”。我们说“不”，因为这一步走下去就表示开始一轮新的疯狂的金钱浪费。我们说“不”，因为这样做会使原已笼罩全世界的威胁更加恐怖。我们说“不”，因为生命本身的要求不是在武备上竞争而是为争取和平合作采取共同行动。

苏联坚定地主张国际生活向和平的方向发展。

在苏联的倡议下，由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共同进行托科马克热核反应堆的项目已经开始，这一项目开启了根本解决能源问题的机会。据科学家说，有可能在本世纪结束前创造出“地上的太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核能源。我们满意地指出，在日内瓦的会谈中已经同意继续进行这个重要的项目。

我国赞成同日本改善关系，并深信这是可能的。理由很简单的：因为我们两国是邻国。而且在消除核威胁这一重大问题上，苏联的利益和日本的利益是必然一致的。我国同拉美、非洲、中东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平等合作的关系。苏联将继续自觉地发展这些关系。我国特别重视同各洲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紧密来往。

今天全世界的人民正面对一大堆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和平的情况下由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仅仅在几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严重的生态问题。但是我们这一代却已看到大片森林消失、动物绝种、河流湖海受到污染、以及日益扩大的沙漠化。将来的世代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阻止贪婪地对自然的破坏，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技术、科学成就不是用来满足人类的生存与进步以及人

类的环境所需要的条件，而是用来使毁灭性武器日益精良，我们的子孙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吗？以能源为例。我们现在大部分是靠地下埋藏的资源来维持。但是接近地表的矿藏正在逐渐枯竭，进一步开发这些资源是越来越昂贵、越来越艰巨了。而且，地球的资源并不是用不完的。

我国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在外空进行和平合作的设计周详的方案，设想筹组一个世界性的外空组织，协调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工作。这类合作的机会实在是无止境的。包括基础科研项目以及将各项发现应用于地质学、医学和材料科学、气候与环境研究。包括发展全球性的卫星辅助通讯系统和遥感地球。最后，还包括发展新的空间技术，例如大型的轨道科学站、各种载人航天器，并用来为各国人民服务，长远来看还可使围绕地球的空间工业化。所有这些都是在代替“星球大战”计划的实际设想；而这些设想为的是全人类的和平前途。

苏联积极参与缔结一项国际公约来管理对全世界海洋资源的经济利用。这一公约的缔订对于保证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成倍扩大当今社会的发展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向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一个广泛、长期、全面的互利合作方案，其中包括了科技革命时代带给人类的许多新机会。象苏联和美国这样两个国家的合作可以对方案的执行发挥很不小的作用。

我国的政策非常明确：就是和平与合作的政策。

同志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保证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共产党深深体会到、也高度重视全国对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支持。这一支持在每日每时千千万万同胞的实际工作上表现出来。国民经济取得的成就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就，也是精神上、政治上的重大成就，证明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伟大的列宁教导我们，“但是，困难并不表示不可能”，“重要的是要有信心，相信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有了这样的信

心，革命干劲和革命热情就会成百倍地增长……”党和苏维埃人民确有这样的信心，能使我们的力量成倍增长。

我们深信，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工人，每一位农民，每一位工程师、科学家，每一个工作集体，都了解对祖国所负的崇高责任，都会完成他们的任务。

我们相信，在每一个工作地点都会尽一切努力保证1986年的计划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使我们的国家更富有、更强大，使全球和平的大业更为加强并获得胜利。
